

武者小路實篤原著
王古魯 徐祖正譯

四 人 及 其 他

南京書店出版

卷之四

同人及其後

清江書局藏

四人及其他

每冊實售大洋七角

原著者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

譯者 王古魯 徐祖正

發行者 南京書店

總發行所 南京花牌樓書店

分售處 各省各書局

*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*

中華民國二十年

京

四 人

徐祖正譯

人物

田島張男

妻 夏十

弟 幸男

高津道子

第一幕

（張男的畫室。妻夏子，弟幸男登場）

幸男 這張還沒有畫成呀。

夏子 噯，還沒有畫成呢。已經不知費了多少日子的了。但是還沒有畫成呢。幾時畫得成，誰也不知道。

幸男 可以畫成很好的樣子。

夏子 是的，畫得再好一點的時候也有過的了，每次不到畫成，就變化掉的呢。

幸男 對了，和上回所見的好像大不同了。我也覺得是前回的好。前回的好像要自然點。這回的高津小姐臉上，說了也恐見怪，彷彿有一種賤相。

夏子 但是這回的恰好像道子小姐，上回的有一點理想化了。

幸男 但是我不覺得是這樣。

夏子 聽說你上回遇見了道子，在展覽會內。

幸男 不錯，會到的。

夏子 道子那麼說起過。不是同你的朋友一起麼？

幸男 不差，同朋友一起。

夏子 道子說如果不是同朋友一起，打算請你給她講一點畫的批評呢。

幸男 真的麼，但我對於畫還不十分通曉呢。

夏子 道子真的不知多麼欽佩你。你的作品他都熱心的讀着呢。每次總是稱讚你呢。

幸男 那是口頭稱讚罷。

夏子 不是口頭稱讚。她不是說口頭稱讚的人。

幸男 但她總不會稱讚我的作品。

夏子 爲什麼？

幸男 她不是把我嫌惡的作家也熱心愛讀着的麼。

夏子 那倒確乎是見什麼讀什麼的。但是對你懷抱尊敬那是毫無疑義的。馬上會成大家，我可以保證；她那麼對你哥哥說過的呢。

幸男 哥哥怎麼說。

夏子 我也樂等着他的成功，那麼說。那真要使人覺得詫異，你的哥哥對你傾倒呢。有那樣有出息的老弟真是幸福，那麼說呢。他一定能够出人頭地，那麼說呢。

幸男 我也有體面的哥哥覺得榮幸，對朋友也覺得意。也因爲不妨得意一下。

夏子 你哥哥聽了必定喜歡的。

幸男 我也想對於那麼的哥哥做不致使他害差樣的弟弟。(稍停)高津小姐每天

都來麼？

夏子 大概每天都來。

幸男 哥哥快回來了罷。

夏子 馬上就回來了罷。因為兩點的時候道子要來的。

幸男 真的麼。我也是好久沒有來過了。想看看哥哥畫畫來的。

夏子 不要緊的。我也大概在畫畫的時候走來和道子說話，反爾道子也是喜歡那麼樣。終究是年青姑娘，就說是有了妻室的人，要是長久對坐着，社會上也不大好，你哥哥也那麼說呢。我也要不是完全信任了你哥哥，說不定生出疑心。世上不會有像我那樣信任的人。

幸男 那是不錯的。爲的是我的哥哥也可以放心得過。

夏子 真的我也放心着呢，家裏母親時時無謂的擔心起來笑我的放心；我說不

是父親那種樣的人，那麼說後笑着玩呢。近來母親也信用起來了，說我真真是好福氣，因為那麼說來，我就不知多麼得意。

幸男 真的多得意一點給他們看看也不要緊。一說到男女之間世上就會種種的猜疑，那真是無聊。男與女不能說做不成朋友的。我也在父親母親無謂的擔心時候給他們嘲笑。把我的哥哥當作什麼人呀，真想那麼對他們說。

夏子 唉！真是世上的人不說好話。他們就喜歡中傷。但是信託人的不定是些癡呆人，對不對？

幸男 當然的。說疑心不會錯的。那才是愚小子說的話。疑心已經不好了，他們却不知道。併且被人猜疑是多麼不愉快的事，他們也不知道。一向信託着的就是不會做壞事的人，一被猜疑了就想成心做壞的。

夏子 幸男弟，不要見怪呀。你嫌着道子姑娘麼？

幸男 沒有那麼的話。

夏子 你以為道子是合式的人麼。

幸男 嫂嫂你以為怎樣？

夏子 我以為真是很合式的人，你不那麼想麼？

幸男 我也覺得是很合式的人。

夏子 我真的，好久想問問你呢。

幸男 問什麼？

夏子 你是戀愛着道子罷。

幸男 爲什麼？

夏子 當真說出來罷。如果我想的不錯，那末我想給你盡力呢。因為我覺得她真是合式呢。

幸男 嫂嫂當真是那種打算麼？

夏子 你難道以她人物不好麼？

幸男 沒有那麼回事。真的打算盡力麼？還是把我取笑取笑呢。

夏子 決不作這種造孽的惡戲。

幸男 我老實說來，對她懷着戀愛。……但是這個話請勿對人說。更其對她。

夏子 爲什麼緣故……

幸男 因爲我終究知道她嫌着我。

夏子 決無此事。

幸男 但是把我作小孩兒看待，那是不容疑異的。

夏子 但要知道他比你還小三歲呢。

幸男 但還是把我看作小孩兒，我想在這一二年內放心等着她。到那時爲止我

想守着沉默。

夏子 好耐性呀。其間不是道子姑娘會出嫁也說不定麼？

幸男 要是那麼樣，那也只好如此。除我之外，他若有了更適當的地方可嫁，

那我決不想去妨礙。

夏子 那你就不是真戀愛她了。

幸男 爲什麼？

夏子 非要不可，無論怎樣總得達到目的。我以爲那才真是戀愛呢。

幸男 那是在同等的兩者之間說得的話。我不能說出那麼厚臉的話。我是臉貌不揚的人。只想到被我所愛，道子就要對我的厚臉懷感驚異了罷。我對於自己的事業還沒有自信。我沒有娶妻的資格。何況要和她那樣的人結婚之類的話，從我自己的嘴裏是說不出來的。那真叫不自知恥。

夏子 道子對你尊敬呢。那是真的。我覺得道子胸中不是對你也有點兒意思麼，那麼想。

幸男 我不信這種話。我再等兩三年也許有這樣的自信。但是現在不想聽這種

話。

夏子 爲什麼？

幸男 因爲一定是靠不住的。

夏子 女人那方面，我要比你懂得確切，只要信我說的是當真的話。

幸男 當真說來，我就狂喜不過了。但是我還不敢在自己的胸中起出那種希望。

夏子 你真是膽怯人。和你哥哥完全反對。你哥哥說除了我不想娶；和我的父親都會那麼開始談判過。對我也說；要是和我結不成婚那就活不了的那麼說。

幸男 那是哥哥非常老實之故。

夏子 那麼你是不老實麼。

幸男 哥哥是在全家寶貴之中養育大的。我是在全家輕看之中養育大的。我從

小時候就被人當做怪癖的人。說我臉貌不揚被人取笑。我所喜歡的小孩們也從來沒有得他們的喜歡。當成了不善交際，怪癖性情的人而養育到大來的。我是沒有一點自然的。

夏子 那是你自己的誇張罷了。誰都稱讚你呢。沒有像你那樣多多的被人稱讚的人呢。

幸男 是呀，那是因為我不喝酒，不吹煙，又不遊蕩，穿着骯髒的衣服，覺得泰然之故。

夏子 不，不因爲是這樣。人家都說你是老實而真誠，頭腦明晰，人也和氣。併且人家都說你是有望的人。

幸男 但是我討不到婦人的喜歡。併且嫁到我處來的人也不會幸福。

夏子 你對女子太過於膽怯了。

幸男 也許是的。但是道子姑娘不愛我是真的。

夏子 那末你是說道子姑娘心中另外想着有個什麼人麼？

幸男 不，我並不以為道子姑娘想着什麼人。他是天真而爽快。對哥哥尊敬也許是有的，但不覺她會知道戀愛。

夏子 我覺得道子是對你有意思的。因為你所寫的東西她全都讀着，一見到你的相片總是注意觀看；一說到你的話她非常領神的說着。有一次把這個話給你哥哥說了，你哥哥說也許是那樣的，如此說呢。

幸男 不要儘說這些話了，你太多說這樣的話。將來不成功的時候就糟了。

夏子 但是將來美滿的時候。我非要你多多謝禮不可。

幸男 那是萬萬之一，如果美滿了的話，我真感謝嫂嫂呢。嫂嫂真把我說得心惑起來了。（稍停）嫂嫂（強勉強笑），要是不成功我真難堪呀。但要是成功，我一生世對嫂嫂感激不盡。

夏子 你哥哥也必定熱心成全這事的。

幸男 呀，好像哥哥回來了的样子。

夏子 正是我去看看再來。

（夏子退場。幸男注視道子畫像。繞室凝思。張男，夏子登場張）

張男 你來了。

幸男 唔，想拜觀哥哥的畫。

張男 比較上回的怎麼樣？些微像一點了罷。

幸男 這回的帶點寫實味。但上回的好像要有力些。這回的臉上有一點疲倦相。處女特有的清澄之感反爾在前回的一張上畫了出來。

張男 是麼。終究我還是力量不足的緣故罷，比之畫到終結還是畫在中途的反有活氣。就是模特兒坐久了也感到疲倦的。因為感到坐久了漸漸要變掃興的。

幸男 但從畫的人說。一頭畫下去不是逐漸能夠着力麼？於是模特兒的美不是